

订阅DeepL Pro以编辑此演示文稿。  
访问[www.DeepL.com/pro](https://www.deepl.com/pro?cta=edit-document)，了解更多信息。

**恐惧**

[**盖-德-莫泊桑**](http://www.eastoftheweb.com/cgi-bin/read_db.pl?search_field=author_id&search_for=GuydeMaupassant&order_by=author_last,title&page=1)

|  |
| --- |
| 晚饭后我们上了甲板。在我们面前，地中海毫无波澜，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大船滑行着，向满天星斗的天空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黑烟蛇。在我们身后，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水面，被沉重的树皮快速推进并被螺旋桨拍打着，泛起泡沫，似乎在蠕动，散发出如此多的光彩，人们可以称之为沸腾的月光。       我们中的六、八个人都默默地赞叹着，望着遥远的非洲，我们要去的地方。指挥官和我们一起抽着雪茄，粗暴地恢复了晚餐时开始的谈话。       "是的，我当时很害怕。我的船在那块岩石上停留了六个小时，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船舷上还有一个大洞。幸运的是，我们在傍晚时分被一艘看到我们的英国煤船救起。       这时，一个脸部晒得黝黑、神情严肃的高个子男人，是那种显然走过了未知的远方的人，他平静的眼睛似乎在深处保留着它所观察到的外国景象的东西，一个你肯定被勇气所浸染的人，第一次说话了。       "你说，指挥官，你很害怕。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对这个词的含义和你所经历的那种感觉的性质有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在遇到紧急危险时是不会害怕的。他是兴奋的，被唤醒的，充满焦虑的，但恐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指挥官笑了笑，回答道。"呸！我向你保证，我是在害怕。"       然后，这个脸色黝黑的人故意对我们说："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是。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恐惧--最勇敢的人也会感到恐惧--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残暴的感觉，一种灵魂的分解，一种可怕的大脑和心脏的痉挛，一想起它就会感到痛苦的颤抖，但当一个人勇敢的时候，他既不会在火中也不会在肯定的死亡面前或在任何众所周知的危险面前感到它。它是在某些不正常的条件下，在某些神秘的影响下，在模糊的危险面前涌现的。真正的恐惧是对过去梦幻般的恐怖的一种追忆。一个相信鬼魂并想象自己在黑暗中看到幽灵的人，一定会在所有的恐怖中感到恐惧。  < [2](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2) [**>**](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3)       "至于我，大约十年前，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恐惧所淹没，去年冬天12月的一个晚上又被恐惧所淹没。       "然而，我经历了许多危险，许多似乎能保证死亡的冒险。我经常参加战斗。我曾被盗贼抛弃而死。在美国，我作为叛乱分子被判处绞刑，在中国沿海，我曾被从船的甲板上扔进海里。每次我认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我就立即决定我的行动方案，没有后悔或软弱。       "这不是恐惧。       "我在非洲感受过它，然而它是北方的孩子。阳光像雾一样驱逐它。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先生们。在东方人中，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认命是自然的。夜晚是晴朗的，没有那种在较冷的地方萦绕在大脑中的阴郁的不安精神。在东方，人们知道恐慌，但不知道恐惧。       "那么，好吧!这是我在非洲遭遇的事件。       "我正在穿越奥纳格拉南部的大沙地。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地区之一。你已经看到了无边无际的海洋股的坚实连续的沙子。那么，想象一下，在暴风雨中，海洋本身变成了沙子。想象一下，一场无声的暴风雨伴随着一动不动的黄色尘埃波浪。它们像山一样高，这些不均匀的、变化多端的浪潮，完全像未上锁的波浪一样上升，但仍然更大，而且像浇灌的丝绸一样分层。在这狂野、寂静、不动的海面上，热带阳光无情地、直接地倾泻下来。你必须爬上这些烧红的灰烬的条纹，在另一边再次下降，再爬，爬，爬，没有停顿，没有休息，没有阴凉。马匹咳嗽着，跪在地上，从这些非凡的山坡上滑下来。       "我们是一对朋友，后面跟着八名温泉人和四头骆驼以及他们的司机。我们不再说话，被炎热、疲劳和饥渴所征服，就像这片燃烧的沙漠一样。突然间，我们中的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呼喊。我们都停了下来，对在这无边无际的荒原上只有旅行者才知道的一个未解决的现象感到惊讶。  < [3](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3) [**>**](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4)       "在我们附近的某个地方，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方向，有一面鼓在滚动，那是神秘的沙地之鼓。它在清晰地敲打着，现在有了更大的共鸣，然后又变得更弱，停止了，然后又恢复了它不可思议的滚动。       "阿拉伯人吓坏了，互相盯着看，有一个人用他的语言说：'死亡在我们身上。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同伴，我的朋友，几乎是我的兄弟，从他的马背上掉了下来，脸朝下倒在沙地上，被中暑所征服。       "在两个小时里，当我徒劳地试图拯救他的时候，这个奇怪的鼓用它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和难以理解的音调充斥着我的耳朵，我感到骨子里的恐惧，真正的恐惧，可怕的恐惧，在这个心爱的尸体面前，在这个被太阳烤焦的洞里，被四座沙山包围，离任何法国定居点都有200里格，而回声用这个愤怒的鼓点袭击着我们的耳朵。       "在那一天，我意识到了什么是恐惧，但从那时起，我有了另一种更生动的体验--"       指挥官打断了发言者的话。       "请原谅，但那是什么鼓？"       这位旅行者回答说。       "我不能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官员经常对这种奇特的声音感到惊讶，并把它一般归结为风吹沙粒对干脆的杂草叶子的冰雹产生的回声，因为人们总是注意到，这种现象是在靠近被太阳烧得像羊皮纸一样硬的小植物的地方发生的。这种声音在穿过沙谷的过程中似乎被放大了，倍增了，膨胀得无以复加，因此，这面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声音的海市蜃楼。仅此而已。但我后来才知道。       "我将着手进行我的二审。       "那是去年冬天，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森林里。天空阴沉沉的，夜晚比平时早了两个小时。我的向导是一个农民，他沿着狭窄的道路走在冷杉树的树冠下，风在树冠上怒吼。在树顶之间，我看到了转瞬即逝的云彩，它们似乎在匆匆忙忙地逃离某个恐怖的对象。有时，在一阵猛烈的风中，整个森林向同一个方向鞠躬，发出痛苦的呻吟，尽管我的步伐很快，衣服很厚，但还是感到一阵寒意。  < [4](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4) [**>**](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5)       "我们要在不远处的一个老猎户家里吃饭和睡觉。我是出来打猎的。       "我的向导有时抬起眼睛，喃喃地说：'丑陋的天气！'。然后他告诉我我们要在其中过夜的人的情况。他的父亲在两年前杀了一个偷猎者，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阴沉着脸，行为举止就像被记忆所困扰。他的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和他住在一起。       "黑暗是深刻的。我看不到面前和周围的任何东西，大量悬空交错的树木摩擦在一起，使夜里充满了不间断的耳语声。最后我看到了一盏灯，很快我的同伴就敲响了一扇门。尖锐的女人的声音回答了我们，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令人窒息的声音，问道：'谁在那里？我的向导说出了他的名字。我们进去后看到了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       "一个头发花白、眼神狂野、手里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枪的老人，站在厨房中间等着我们，而两个拿着斧头的壮实青年守在门口。在阴沉的角落里，我分辨出两个女人面朝墙壁跪着。       "事情得到了解释，老人把枪顶在墙上，同时命令为我准备一个房间。然后，由于妇女们没有动静：'你看，先生，'他说，'两年前的这个晚上我杀了一个人，去年他又来找我麻烦。我预计他今晚还会来。       "然后他用一种让我微笑的语气补充道。       ""因此，我们有些激动。       "我尽可能地安抚他，很高兴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来到这里，目睹这种迷信的恐怖。我讲故事，几乎成功地安抚了整个家庭。       "在壁炉附近睡着一只老狗，长着胡子，几乎失明，头夹在爪子中间，这样的狗让你想起你认识的人。  < [5](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5) [**>**](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6)       "外面，肆虐的暴风雨正拍打着小房子，突然间，透过一块小玻璃，也就是放在门边的一种窥视窗，我在一道灿烂的闪电中看到一整片被风吹动的树木。       "尽管我很努力，但我意识到恐怖正笼罩着这些人，每当我停止说话时，所有的耳朵都在听着远处的声音。我对这些愚蠢的恐惧感到恼火，正准备退到床上去，这时老猎户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抓住他的枪，疯狂地结结巴巴地说：'他在那里，他在那里！'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我听到他了！'两个女人再次跪在角落里，把脸藏起来，而儿子们则拿起了斧头。我正想再一次安抚他们，这时，那条睡狗突然醒了，它抬起头，伸长脖子，用它那双昏暗的眼睛看着火堆，发出了那种让旅行者在黑暗和孤独的乡村中不寒而栗的悲哀嚎叫。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站起身来，仿佛被一个幻象所困扰，开始对着一些看不见的、未知的、无疑是可怕的东西嚎叫，因为他全身都在发抖。守猎人脸色铁青地喊道：'他闻到了他！他闻到了他！'。他闻到了他！他闻到了他。我杀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两个女人吓坏了，开始和狗一起哀嚎。       "尽管如此，我的脊柱还是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冷战。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在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们中间，这种动物的景象是令人惊恐的见证。       "然后，那条狗嚎叫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动静；它的嚎叫就像在噩梦的痛苦中一样；恐惧，可怕的恐惧笼罩着我。害怕什么？我怎么能说呢？是恐惧，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我们一动不动，脸色苍白，期待着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的耳朵很紧张，我们的心脏跳得很厉害，而最轻微的声音也让我们惊愕。然后那只野兽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墙上嗅来嗅去，不断地咆哮着。他的动作让我们抓狂！这时，那个带来的乡下人说："我不知道。这时，带我来的那个乡下人在愤怒中抓住了那条狗，把它带到一扇通向小院的门前，把它推了出去。  < [6](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6) [**>**](http://www.eastoftheweb.com/short-stories/UBooks/Fear831.shtml#7)       "噪音被压制住了，我们陷入了更加可怕的寂静之中。然后，我们突然都开始了。有人沿着外墙向森林方向滑行；然后他似乎在用一只颤抖的手摸门；然后有两分钟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几乎失去了理智。然后他回来了，仍然沿着墙壁摸索，并在门上轻轻地划着，就像一个孩子用他的手指甲那样。突然，一张脸出现在窥视窗的玻璃后面，一张白色的脸，眼睛像猫族一样闪闪发光。人们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模糊不清的平淡无奇的喃喃自语。       "然后，厨房里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噪音。老猎户开了枪，两个儿子立刻冲上前去，用大桌子堵住了窗户，用自助餐加固了窗户。       "我向你发誓，在我没有预料到的枪声冲击下，这样的痛苦占据了我的心、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即将倒下，即将因恐惧而死亡。       "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天亮，无法动弹，总之，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大脑麻木感所攫取。       "没有人敢移开路障，直到一缕薄薄的阳光从里屋的缝隙中出现。       "在墙根和窗下，我们发现那条老狗躺在地上，他的头骨被球打碎了。       "他在栅栏下挖了一个洞，从小法院逃了出来。"       那个满脸黑线的人变得沉默了，然后他补充道。       "然而在那个晚上，我没有遇到任何危险，但我宁愿再次经历所有我面对最可怕的危险的时间，而不是那把枪对着窗户里的大胡子头的那一分钟。" |
|